

北市场三部曲

虞生◎著

发舒里胡同

北市场的风情

沈阳出版社



北市场三部曲

老北市场的故事
老北市场的风情

发舒里胡同

虞生◎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舒里胡同 / 虞生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6. 12

(北市场三部曲)

ISBN 978-7-5441-3265-7

I. 发... II. 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153846号

出 版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出版时间: 2007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程欣欣

装帧设计: 晓 习

版式设计: 贾丽丽

责任校对: 朱科志

责任监印: 杨 旭

定 价: 16.00 元

联系电话: 024-62564922

邮购热线: 024-24143216

E — mail: pubxh@163.com

目 录

一	五方杂地·····	1
二	发舒里西巷五号大院·····	8
三	院子就是人生的舞台·····	26
四	吴大仙传奇·····	53
五	乱世英雄·····	71
六	鬼节里的活人戏·····	89
七	奇婚计·····	105
八	从天而降的官司·····	124
九	五号大院闹鬼了·····	143
十	家庭风波·····	160
十一	一颗流星陨落了·····	173
十二	又是家庭风波·····	183
十三	奇特人物·····	191
十四	真鬼进院子了·····	199
十五	八月十五月不圆·····	219
十六	讲不完的故事·····	239
	后记·····	250



一 五方杂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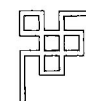
有一个大院里住着七户人家。这个院子位于发舒里，而发舒里就坐落在沈阳的北市场。

一提起沈阳的北市场，年龄较大的东北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即使是关里，如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的人，也都有所耳闻，因为这些省份里或多或少都有闯关东的人，来闯关东的人哪能不知晓沈阳有个北市场呢？

“闯关东”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常流行的字眼儿，说开了不过是关内一些因生活所迫的人寻找新的求生途径流浪到东北而已。因为东北地域广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对那些衣食无着的人可真是有着令他们垂涎三尺的诱惑力啊！不然谁肯背井离乡长途跋涉迁往异地呢？所以，一股股人流冲出了狭窄的山海关，人流中形形色色，有农民、手艺人、商人、跑江湖的、碰运气的、想发财的……当然也不乏随波逐流以及漫无目的的漂泊者。

这一批批的人走出山海关之后，就分散到了广阔的东北各地，是投亲靠友还是自闯天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命运对这些人自有安排。





无论是大千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人存在,满足七情六欲的种种设施必然应运而生。

自从人类有意无意地跨入了所谓的文明时代,还没听说过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将七情六欲连根拔掉过。

过去,大多数人还不清楚上层建筑是以经济基础为前提的理论时,人的本能决不会满足于“吃得饱,穿得暖”平乏无味的日子。

社会嘛,总得包罗万象,不管是明的暗的,黑的白的,合法的非法的,只要存在,就都有存在的根据,存在的价值。所以,总得有些个让人向往、渴望而又能求之欲得的去处。这样才能标榜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当然这也符合一些当权者的意愿,至少能满足他们那不宜外露的虚荣心和成就感。

在那样一个军阀称雄夺权争霸的历史条件下——人欲、物欲、权欲之间相互杂交,于是生下了个社会的怪胎儿——沈阳北市场。

人们知晓北市场的名气绝非那里有什么出奇的名胜古迹,只有坐落在皇寺大街东面,人们通称为喇嘛庙(莲花实胜寺)和全国唯一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有些名气。而位于皇寺大街北边不过几百步之遥的沈阳总站(沈阳北站),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类人提供了便利。你想想看,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运输机器设在这儿,北市场若是不出名,那不反倒奇怪了吗?

要论人杰地灵那就更谈不到了,从来没见书上记载过或听说过北市场出过名声显赫的人物,即使有过历史人物,也是来自他乡异地、转瞬即逝之过客,略显过一点辉煌又像流星似的销声匿迹了。

日伪时期,特务机关在皇寺大街路南的福安里破获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大案曾经轰动过一阵子。除此之外,那些老实巴交、



安分守己的百姓决不会奢望有什么真正的英雄出现。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饭吃，那些中国传统上的英雄，出现得再多，似乎跟他们手里的饭碗也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也不尽然。北市场产生过大偷（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小偷），产生过吃百家饭打百家人的枭雄，产生过专门靠女人养活吃软饭的“好汉”；相反，为国为民的英雄和有识之士从来不会土生土长在北市场这块方圆不过几里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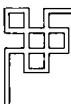
北市场之所以远近闻名，是因为这里商业繁华兴旺。几条南北走向的街道，酒楼饭店林立，商号茶肆鳞次栉比，就连一些宽不过丈余的胡同两侧，也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买卖和摊点。从清晨直到午夜，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总之，这里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包。冠冕堂皇，名匾高悬的一百多家妓院是北市场兴起与繁华的原动力，而暗娼、野妓、大炕……叫不出名堂的卖淫业无计其数，由此一批赌场、大烟馆也应运而生。

追溯北市场的历史，从它兴起的那天开始就是以这副尊容展现于世人面前的，老中国如此，伪满洲国如此，日本投降后的国民党时期，更有超越以前的气势。

正如当时流行于街头巷尾的顺口溜说的：“中央”来了三兴隆：大烟馆、赌钱场、“野鸡棚”。

这一特殊的地域滋生和养育了一大群地痞流氓、无赖之徒，自然也为地方官吏、宪兵、警察、腿子们提供了欺诈、勒索、受贿的便利条件，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不成文的规则，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勾结、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直到拼个你死我活。这，就是北市场——为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人们提供的求生场所，也是那些社会沉渣施展歪才的人生大舞台。这里真不愧为东北地区名副其实的大杂巴地儿，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闹市区。





老

舒

里

胡

同

有人说,住在北市场的好人多,来逛北市场的坏人多,这话听起来似乎有其道理,这里确实是个藏龙卧虎之地。

总之,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说三道四,可以说它威名远扬,也可以说它臭名昭著,不管怎么评论,反正它就是鼎鼎大名的沈阳北市场。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是北市场色情行业空前繁荣的时期。花样翻新的各类卖淫业相继出台,旅馆小姐、饭店女招待、花茶馆、花烟馆、最时髦的流行女郎……甚至一些良家妇女和一部分女学生,也加入了这个庞大的行列。当时正是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的时候,唯独卖淫业大有发展蔓延的趋势。这种表面浮华的假繁荣,诱惑刺激了外地的求生者和做发财梦的人,他们大量地聚集在北市场,使这里的人口剧增,膨胀得快要接纳不下了。

北市场疯了!

北市场的居民区,多以里、巷、胡同命名。仅是贯通东西的皇寺大街南北两侧就有更新里、更生里、太华里、信昌里、卢家里、文慎里、发舒里等二十多个“里”。如果说数条长短、宽窄不一的街道,是人们为生存而斗争的场所的话,那么这些里、巷、胡同,便是人们休养生息的下榻之地了。在皇寺大街朝北的中间地段,有一条看上去宽不过丈余,却非常幽深的胡同。它是北市场所有里巷中面积最大,居住人口最多的地方,称为发舒里。

发舒里有五百多家住户,胡同结构为十字形,出南口是北市场最热闹的道路——十八经路,往前走上几十步远,左侧便是中原商场,右侧是老北市商场。再往南仅隔一条街,即是由三条小巷组成的妓院群宜春里。出北口是总站路,沿路往东走不远,就是沈阳总站。唯独西口很少有人出入,白天还可以,一到夜里,敢于光顾西口的,不是有紧急事情要办的,就是胆子大的。这是因

为，仅一路之隔的对面是有名的大寄骨寺——保灵寺。

保灵寺是专门存放灵柩的地方。像活人住的旅店似的，存死人的灵柩也分三六九等，按价服务，有大单间、小单间，有一个房间停放一口棺材的，还有几个灵柩存一个房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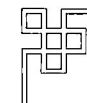
看来，无论是活在阳间还是死往阴间，人和鬼全是势利眼，对有金钱的人和有权势的人都会给予优待或特殊关照。一些长期无人认领的棺材就擦起来，最多的擦上四五口。

传说到了夜里，棺材里的死人常常吵架：“哎，你下去，干吗压在我上面！”“你是个男人，离我这么近，知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有时候能听到几个男人和几个女人争吵不休的声音，直闹到雄鸡报晓才算停止。偶尔能听到棺材里的死人拼命咚咚地敲棺材板儿，有人说那是死人诈尸，也有人说是处于假死的人在棺材里又活过来了。不管怎么说，没见哪一位从棺材里爬出来过。

为防止意外，寺里专门有守护灵柩的人，胆子自然非常大，还养了八只大黑狗，据说黑色的狗能驱鬼避邪。最大的狗有八十多斤重，眼睛红红的，听说经常吃死人的狗全都是红眼儿。白天故意不喂饱它们，每当深夜里要是护灵人听到哪个方向有异样的声音，便将预先准备好的肉包子往发出声响的地方一扔，八只大黑狗猛扑过去，声音立即消失了。

你想想，挨着这么一个可怕的邻居，有谁愿意接近它？发舒里时常能听到闹鬼弄神的传闻，假如不是神经出了毛病，不会有人走西大门，经过这个名副其实的鬼地方。另外，勒死狗（从背后将人的脖子用绳勒住）的事也时有发生。这更增加了几分恐怖。还有那些抽大烟、扎吗啡（海洛因）的人，一旦把家底折腾空了，妻离子散、无颜见人以及求食不得而生病的乞丐，也到保灵寺前寻找归宿。所以，在西口，几乎每隔几天都会看见被扒光衣服擦





白条儿的死倒儿。

日本投降后,保灵寺改为露天市场,发舒里的人还是心有余悸,夜里不敢走西门。

发舒里的整体建筑,除了为数不多的瓦房外,全都是里生外熟的立砖墙壁,用黄土掺白灰抹的房顶。所谓里生外熟,就是立砖里面是未经烧过的砖坯子。美其名曰这种建筑冬暖夏凉,说穿了,不过是偷工减料而已。可谁能想到这样简陋的住宅,竟然是东北之王张作霖五姨太的杰作。不言而喻,她当初盖这些房子的动机,是为底层百姓住的。看来她不仅有登攀到第五位宠幸者的手腕,还颇具经济脑瓜。其实花费的无疑是她大份子钱之外的一份零用小钱。

发舒里地处北市场中心,所以租买房屋者往往供不应求。当然,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平民百姓,与东面仅一墙之隔的文慎里相比,真可谓有天壤之别了。

文慎里面积虽不算大,但大多是有钱人住在那里。从那里走出来的人,时髦的男子西装革履,派头十足;传统男人长袍马褂,脚上穿礼服呢纳云的便鞋,冬天则是身着名贵皮衣,头戴水獭帽。一眼即可看出这类人不是大字号的东家,就是官场上的老爷,再就是在北市场有头有脸或是说不清、道不明来头的奇独人士,令人难识庐山真面目。女人们一露面,准是浑身披金挂银,珠光宝气,明眼人立刻会断得出不是明媒正娶的太太,就是二房、三房……或是阔家的小姐。

相反,住在发舒里的人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阔佬外,几乎全是小本经营的买卖人和靠耍手艺求生的人。有摆摊卖干鲜果品的,卖各类小吃的,开小饭馆、小客栈、小铺的,拉人力车、蹬三轮卖苦力的,以及卖假药、点痞子、跳大神、算命摇卦、变戏法、打把式卖艺的……当然也少不了妓女、暗娼、赌徒、偷盗之辈,人员和





行业极为复杂。

如果说北市场是关东地区的一个窗口,那么,发舒里即是北市场底层百姓生活的大舞台。



二 发舒里西巷五号大院

发舒里的住宅布局多为一个大院里住几户或十几户人家。在西巷的中段，有一条往南很窄的死胡同，外来人不知是死胡同，往往误入歧途，所以，有人在胡同口的墙上用石灰水特意写上“此胡同不通行”几个大字。

胡同里东西两侧依次排列好多大院。右侧第一个临街院子的大门框上钉有“西巷5号”的门牌。

这西巷5号院子很大，住着七户人家，这部书讲的即是这七户人家的故事。

走进院子，映入眼帘的是由东至西共五间坐北朝南的正房。院子的尽头有个小窄道，里边是共用的厕所。左侧是坐西朝东的厢房，再一间则是门朝北的倒座。紧挨着它的东边，本来也有间倒座房，因常年漏雨，房顶已塌，成了残垣断壁。院子的大门是木制的，经历数十年的沧桑岁月，已快成朽木了。这扇门是挡君子不挡小人的障眼摆设，只要用力踹上一脚，准会粉身碎骨。

去年，院里人为了防范“大鼻子”（苏联红军）的骚扰，特地在原有的木门里加了一扇结实的铁门。大鼻子撤出沈阳后，人



们嫌出入麻烦，又把铁门卸下来了。尽管没了这扇防范严实的铁门，谁心里都明白，再损的小偷也不想光顾这样的院子。

大门的门槛儿出奇地高，足有半尺多，这是为了防止下雨天胡同里的水往院子里倒灌。所以人们出入必须小心，否则会赐你一个“倒栽葱”。

这个月正逢大旱，乡下人眼巴巴地企盼着雨水的降临，可是对院子里不分日夜为衣食奔命的人来讲，反倒少了几分负担。这儿的房子与其说是房子，倒不如说是地窖子，多年来的社会动乱，人们已无心思也没有能力修缮，生活垃圾没法处理，只好随意往胡同的各个地方堆积，久而久之，胡同比院子高出近二尺，屋子比院子还低，以至于当你从胡同走进自己家门的时刻，就难免有种由高坡滑向低谷、每况愈下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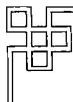
每逢雨天，年久失修的房子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了，屋里正经还要下上好一阵子。更糟的是院子里那口人工挖的渗水井装不了多少雨水，雨一大，院里就成了河。因此，家家门口都堆着黄土，以备堵门之用，防止倒灌。假如雨不停，只有把院里的水淘出去，才能解救这摇摇欲坠的房子。门已被堵死了，人们只好从窗户往外跳。这时候你看吧，院里的人齐心合力，无论男女老少，自觉排成一长队，手里拿着桶、盆，接力赛似的将院里的水淘到巷子里去。

院内平日显得凌乱，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放着煤块、劈柴和乱七八糟的杂物，因为没有下水道，每家都有个泔水桶，还有的在自家门前用砖头砌成方形的炉子。

这样的院子极少有生人光顾，只有肩上披着皮坎肩，挑着水桶走街串巷的卖水人才每天必来这里。

令人赏心悦目的只有大门右侧的一棵丁香树，它长得歪歪扭扭，黑不溜秋，有几根枝桠探出破旧的院墙，延伸到了外面。但





这并不妨碍它开花,每年春夏之交,紫中夹白的花朵密密地布满了枝头,香气四溢,还真有点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意思。盛夏一到,便引来蜻蜓、蝴蝶和嗡嗡叫着的蜜蜂,这棵丁香树是让院里人观赏到的唯一美丽的景色。

大杂院里的任何大事小情,别想瞒住人。谁家若是吃上顿韭菜馅饺子,整个院子全能闻着味儿。天气暖和了,不用串门,一出屋子,十有八九能看见左邻右舍的人在出出进进。

院里除了个别人,大家互相帮衬,无论大事小情,一家有事,全院鼎力相助,所以房子虽然简陋,但谁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充满真情实意、和睦与共的院子。

今年的夏天缺风少雨,屋子里格外闷热。到了晚上,如果天气晴好,人们大多不喜欢呆在屋子里,就在院子里自家门口,用木板、板凳搭起临时床铺,睡在外面,既凉爽又惬意。

仰望苍空,那伴有墨蓝色的无际天宇,给人以种种遐想和迷茫。初秋夜空中的点点星辰格外密集,斜长形的银河更显得轮廓清晰,半圆的皎月挂在天宇,令人联想到月宫中美丽的嫦娥,她怎么能耐得住那无止境的寂寞呢?

今天晚上,正值阴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恰好又是万里晴空,晚间稍有凉意,但仍然很热,人们当然愿意呆在宽敞的院子里,这里是谈天说地消磨时间最好的地方。一旦聊起来则无拘无束,海阔天空,远到南朝北国,近到家长里短,何况又那么方便,一迈出门槛就行了。

最先出现在院子里的是被人称为“老秀才”的徐大爷,他是
由东往西数的第五家住户,与厕所一墙之隔。徐大爷坐在自家门口竹制的矮凳子上,嘴里叼着根长长的烟袋,每吸一口,烟袋锅上的火光就在漆黑的暗处一闪一闪的,显得格外明亮。

可能是由于年纪大了而注重传统和怀旧的缘故吧,他总喜



欢穿一件很旧但很洁净的黑色长夹袍，上面已打了很多补丁。也许，这件夹袍标志着徐大爷以往艰辛的岁月，坎坷的人生；也许，这件夹袍会勾起徐大爷往昔那些美好的记忆，以至总是穿在身上，只有天气很热的时候才脱下来。

在他的对面，是第六家住户，外号叫“钱白话”的妻子和17岁的女儿小俊子，娘俩儿的临时床铺已经搭好了，小俊子妈坐在床铺上，脸朝北一言不发，不知在想些什么。

小俊子仰卧在铺上，眼睛眨都舍不得眨一下，死死盯着天河两边的牛郎织女星，她相信七月七日这天晚上牛郎和织女准能走过喜鹊搭的桥来相会。据说那可只是一瞬间，而且时间又不确定。她只好瞪大眼睛望着天空，惟恐失去这一年一度绝好的大饱眼福的机会。

头一家住户的王大娘也出来了，今天她没搭床铺，脸朝西坐在板凳上，手里拿了把大蒲扇，不过可不是为了扇凉，而是为了驱赶蚊子。她特别怕蚊子，多热的天气也舍不得脱下她为自己特地缝制的一套专在晚间穿的紧身衣裤，用蓝色的细布料将自己发了福的身子包裹得严严实实，只剩一张胖脸和一双肉手露在外面，她那白白胖胖的身子的任何部位，一旦被蚊子叮过，立刻就会红肿起来，又痛又痒，时常被抓破化脓，所以她宁愿忍受酷热，也决不便宜了喝她血的小飞贼。她的这身衣服也只能在晚上穿，假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肯定会让人联想到一只包装好了的特大的北京烤鸭。

可能是因为第二家的赵婶儿和第四家的吴大娘没出来的缘故吧，已然在屋外乘凉的人彼此间话不多，倒是墙缝里的蟋蟀唧唧地叫个不停，填补了这时断时续的寂寞空间。

终于有人耐不住了。徐大爷触景生情，用有韵味的调子哼起了即兴创作的诗：



一条银带横夜空，
遥看牛郎织女星，
可叹王母学识浅，
施威岂断儿女情。

刚吟罢，小俊子便问：“徐大爷，您说今天晚上的牛郎织女星能不能相会呀？”

“傻丫头，”徐大爷笑了笑，“那是人们编的故事，两颗星星怎么能碰到一块儿去呢？”

“这么说，牛郎织女也没那回事啦？”小俊子不解地追问。

“古时候把放牛的娃子叫牛郎，织布的女子叫织女，后来人们编成了牛郎织女美丽的故事，流传下来了，就这么回事。”

王大娘接过话茬儿说：“今天晚上要是在乡下，孩子们准会钻到黄瓜架子底下去，在那儿能听到织女的哭声。”

“这城里也没有黄瓜架，到哪儿去听啊？”小俊子问。

“听过去的人说，如果有一百年以上的老房子，站在房檐下面也能听着织女的哭声。”

“咱们住的这房子有多少年了？”

“这房子才多少年哪，顶多三十几年。”

“什么样的房子能挺得住一百年哪！我看也就是城里的皇宫和张作霖的大帅府能挺得过一百年，全北市场哪个房子能挺一百年？”王大娘感慨地说。

“也不能那么说，”徐大爷插话了，“像咱们西边的邻居关帝庙，再有皇寺大街的喇嘛庙、十八经路南头的邮政局、咱们路北的火车站，挺个一二百年都不要紧。”

“那地方可不是咱老百姓住的地方！”王大娘接下去说，“就咱们这房子，要是能再挺上十几年，我就念弥勒佛了。”



“唉！完了，那就没处听去了。”

小俊子想了一会儿，一下子坐了起来：“我可不看，眼都看花了，徐大爷，照您老这么说，月亮里的嫦娥也没那么回事了吧？”

“也许有吧。”徐大爷大概是不愿意破坏天真纯洁的少女内心美好的想象，才如此回答。接着，他又轻声哼起诗来：

云母屏风烛影深，
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心。

徐大爷的诗虽然高雅，对院子里没几个识文断字的人来讲，犹如听天书。因此，王大娘冲着她一墙之隔的邻居嚷起来：“我说她赵婶儿，大热的天儿你闷在屋子里不出来，干什么哪？”

这儿的人称呼人的习俗是“他赵婶儿”，或“他王大娘”……只说姓，不叫名。

王大娘的话音一落，赵婶儿立刻走了出来，用爽朗的音调高声说：“瞧这缺德的蜡，怎么点也点不着，好不容易点着了，不一会儿就开始淌蜡油，工夫不大又灭了。现在的两根蜡抵不上过去的一根蜡。这年月呀，不光人哭，连蜡也跟着流泪了。得了，这顿饭不做了，等他们回来，热口剩饭吃吧。”边说边随手拉过个板凳坐下来。

“咱们这电灯什么时候能亮啊？”一直没说话的小俊子妈突然问。

“亮不了啦，听说中央军跟八路军打仗，把小丰满发电厂给炸坏了。”徐大爷回答。

